

论陶醉

尼采

为了艺术，为了有某种审美行为和观照，必不可少的是一个生理学的先决条件：陶醉。陶醉必定首先提高了整个机器的兴奋性：要不然就不会出现任何艺术。首先是性的陶醉，这是最古老的陶醉方式。同时出现了那种陶醉，即作为一切伟大的欲望、一切强烈的情绪的后果的陶醉；节日的陶醉、竞赛的陶醉、表演的陶醉、胜利的陶醉、一切极端运动的陶醉；暴行的陶醉；毁灭的陶醉；在特定气候下的陶醉，例如春天的陶醉；或者，受到麻醉剂的陶醉；最后，是意志的陶醉，一切积压和膨胀的意志的陶醉。

转引自海德格尔《尼采》第一章第十四节

色
醉

刘小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色醉/刘小川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8

ISBN 7-5321-2715-X

I.色…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335 号

责任编辑:魏心宏

封面设计:袁银昌

插图:邓平

色 醉

刘小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2 字数 357,000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ISBN 7-5321-2715-X/I·2107 定价:24.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4742915

人体最具色情之处，
难道不是衣饰微敞的地方吗？

罗兰·巴特

将诗意引入欲望的核心地带，
让诗意在欲望的内部生长。

作者题记

目 录

长途客车·····	1
林杏花·····	39
月下双人舞·····	68
一支箭和一把枪·····	100
南子·····	123
盲点·····	136
沉思的面影·····	174
在爱情的源头守护爱情·····	196
孙健君的某一天·····	224
互动与交流·····	237
蒋韵·····	281
成功男人咬牙切齿·····	314
床上动作的几种分类·····	333
孙庆海与她们·····	347
欢庆来自林杏花·····	370
纪念五月四号·····	387
但识雨中趣 何须天放晴·····	410
北京、北京·····	428
峨眉仙山红男绿女·····	437
结局或开端·····	490

长途客车

四月中旬的一个晴朗的上午，一辆红色大巴从乐山方向开过来，上了几个人，然后驶离眉山，进入方圆百里的仁寿县境。仁寿县人口逾百万，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历史曾有过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坐在车上的人，可以看见大片的丘陵地带、茅屋、青瓦房和简易的水泥楼。农民在田地里侍弄庄稼。油菜即将收获，麦子尚未成熟。视线所及，大抵在青黄之间。偶尔有一条河，河水浑浊，很难倒映绿树，倒映湛蓝的天空。道路也是大坑小坑，有乘客不住地抱怨，大约是走惯了高速公路的。大多数人只不作声，凭那车身摇晃。他们当中，自然也有常走高速路的，却无意指责什么。如果连一条路都要不停的抱怨，那么，生活中值得抱怨的事就太多了。

这辆车有二十多个乘客，半数以上是在乐山上的车。终点站是仁寿县城，但有些人尚需在县城转车，赶往更遥远的乡镇。这乡镇可能在仁寿境内，也可能在内江境内。两地的交界处，仍是绵延起伏的丘陵。

这辆车如果走的全是高速公路，那就不叫长途客车了。一百多公里，个把钟头的车程。从乐山到眉山，三十分钟就够了。

从眉山再到仁寿，却要走上两三个小时。碰上堵车的话，半天时间就赔进去了。

上午十一点，太阳升得老高了，这辆红色的长途客车仍是走走停停。由于路上的车辆太多，客车、货车、拖拉机，连同官员或老板的小车，一辆挨一辆，随时都有堵车的可能，司机决定绕道行驶，将盘子一打，拐上一条乡村公路。这样一来中午抵达目的地，已属无望。有熟悉线路的乘客评价说，这一盘子至少打出了三十公里。

司机并不接话。他是个沉默的中年人，一望而知经验丰富。没人责怪他。年轻的售票员尽量用她好听的嗓音安慰乘客。

乡村公路还算平坦，只是窄，尘土飞扬。车速也不宜快，慢慢走。几个戴草帽的农民站在路边上，其中一个正背向公路撒尿。一头水牛在远处吃草。碧空如洗，太阳已攀上头顶。

四周安静下来，刚才车子挤在一处的闹哄哄的感觉消失了。

车内的人却渐渐活跃，素不相识的也开始互相搭话。有些人上车后没说过一句话，实在有点憋不住了。肚子饿了胃口好，长时间不说话，却会变得木讷，像个哑巴。车窗外阳光灿烂，春天还没有变成夏天。即便已是夏天，如此明亮、多彩、广阔的场景，哑巴也会哇哇叫的。一个山东口音的男人，做水果生意的，专程到仁寿考察枇杷。他讲枇杷讲得眉飞色舞，好像他吃过全世界的枇杷。售票员倚在车门上问这问那，几个仁寿人乐得哈哈大笑，看样子他们就是农民，种了枇杷的。仁寿文宫区的枇杷，在四川享有盛名。

一个老太婆插话说，她却不爱吃枇杷，果核那般大，一斤枇杷二两肉。买啥哩？买果核还是买果肉？这话倒把大家逗笑了。山东口音的男人说：老人家您是心疼钱，叫您儿子买来孝敬您吧。老太婆说：儿子买了枇杷，伙起媳妇关起门来吃光了，拿

果核孝敬我。大家听了越发笑，山东口音的男人仰面大笑。

老太婆蛮有幽默感，大家笑，独她不笑，却并不忿忿然。窗外飞进来一根草，落到她的花白头发上，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年轻女人伸手拂去了。这个简单的动作，被后排倚着车窗的男人瞧了去，心想：她们看上去也不像母女。

这男人一直在睡觉，是车上的笑声将他惊醒的。男人穿一件杂色线衣，三十六七岁年纪，外表平和。坐长途汽车他有睡觉的习惯。这习惯并不好，容易被小偷光顾。有一回他在火车上睡着了，小偷翻检他的口袋时，他却醒了，睁眼瞧着小偷。他对小偷说：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钱，你真是缺钱花，我分你一半好了。小偷楞在当场，竟客气一番，讪讪地走开了。

这男人有一张瘦削的脸，眉毛黑，嘴唇红润。身上脂肪不多，肌肉不少。这得益于他长期摆弄一双哑铃。他在蓉城一家出版社上班，今天专程到仁寿看望一位老同学。

他打了个呵欠，把目光移向窗外。他看见了阳光，大片的麦田，竹子，田坎，树。笑容浮上嘴角。城里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如花似玉的田野，他想到张炜的一本书。坐在前面的女人也瞧着窗外。他看了看她的侧影。这也是习惯，像车上睡觉。女人穿着翻领的休闲绒衣，露出脖子的线条。

山东口音的男人继续和老太婆说笑话，问她儿子为何不来孝敬她。老太婆说，家里两个女的，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有钱顾两个，没钱顾一个。老太婆蛮豁达，说起伤心事，给人的感觉只是叙家常。她说，人老了，嘴里嚼啥都不如年轻人香了。当年也曾有过几天好日子，现在就让给年轻人吧。他们关起门来吃东西，咬得咔嚓咔嚓，她就装聋子，没听见。老太婆说到这儿，自己笑了。听她说话的人却笑不起来。

汽车上了一个坡，拐弯，车身晃了一下。窗外仍是麦田，太

阳照着。麦收在望了，再过些时日，田里将是一派繁忙。有些农户仍用手工打麦子，累是累一点，却打得干净。五月骄阳如火，站在麦田里的人，能看见空气颤动。打麦子的手高高举起，落下来，砰砰砰的声音此起彼伏……

穿杂色线衣的男人在想象中看见了五月的麦田，他也打过麦子的。念初中时，下乡支农，通常一去半月，要打完队里的麦子才返回学校。

穿翻领绒衣的女人拿出一只红苹果，用小刀削了皮，递给她旁边的老太婆。老太婆说：闺女，你吃。手拿削了皮的苹果的女人说：我这儿还有呢。女人又拿出一只，老太婆方张了嘴咬苹果。牙齿还算利索，红苹果咬得咔嚓咔嚓。坐在后排的男人瞧着女人削苹果，他想到李玉和：好闺女……

这东想西想的男人名唤赵渔。读过《暧昧》的人，想必对他的走神有些印象。他是呆在室内也要走神的，何况此刻在野外，四月的乡村公路，晃晃悠悠的长途客车……他抬腕看表，已过十二点。肚子有点饿了，他也想吃苹果，却不至于向前座的女人伸手要。虽然他一旦开口，女人肯定会给的。或许也是削了皮才给他。

生活中有些事，原本无可无不可。开口也好，缄口也罢，没个定规的。赵渔想吃苹果，前排的两位女性吃得嚓嚓嚓，又香又脆，他忍不住咽下了一点口水。苹果真好吃，真香啊！家里不稀罕，出门就珍贵了。老太婆边吃边笑，几根白头发随风飞飘，飘到那女人的脸颊上。幸福的老太婆，赵渔想。

汽车在路边的几间平房前停下了。

售票员对大家说，这儿有一家路边店，饭菜的味道挺好的，也不欺客。大家如果不赶路的话，就每人交五元钱，吃过了午饭再走。售票员生着两个酒窝，一说一个笑。冲着这张脸，几个男



四月的乡村公路,晃晃悠悠的长途客车……

人已动手掏钱。吃苹果的老太婆说：五块钱，值两筐菜了。我吃点馒头就行，老肠子，不沾油荤也经得磨。穿绒衣的女人说：单吃馒头怎么行，咱俩一块儿吃吧。女人交了十块钱。老太婆也不争执，只说：你倒像我的闺女，今天托你的福了。赵渔交钱时，那女人回过头来，替他把钱递了过去。

二十多个乘客，悉数下了车。路边店还算干净，刚好能容下三桌人。售票员当了大家的面，将收起来的钱点给店家。她和司机都交了钱的。山东口音的男人开玩笑说：你吃点回扣，咱也没意见。售票员笑道：我吃了你们的回扣，你们就不来坐我的车了，还是我吃亏。众人皆笑，气氛很好。一同走了几个钟头，这群人已组成了一个集体。男人与男人之间，已有人交换名片。女人要矜持一些，不至于同陌生男人换名片，却也言来语去，交谈开了。小小的食堂人声鼎沸。

赵渔去了厕所。回头过马路时，碰上穿绒衣的年轻女人，冲她点了点头。是顺便打招呼，也有赞赏之意。女人礼貌地报以微笑。她生了一双杏眼，鼻头微翘。绒衣是蓝色的，配一条淡黄色的休闲裤。

小店的师傅还忙着炒菜，赵渔站在公路上抽烟。路的两端不见一辆汽车，只有步行的农民，两三辆自行车。路旁排列着桉树，也有桑树。日头在头顶上，把人的影子投到地下。暮春的太阳，已有些灼人了。再过半个月，麦浪翻滚之际，便是大毒日头，城里人经不得晒的。赵渔却想：哪一年合适了，抽出几天时间，帮乡下的亲戚打一场麦子。晒得黝黑黝黑的，再掉它几斤肉，大碗喝茶，大口吃肉。那种浓浓的老鹰茶，当年的贫下中农是用水桶挑到田坎上，大声向田里的学生娃吆喝。喝茶用竹筒，一人一大筒，仰着脖子，咕咕咕的喝下去，那个凉爽啊。往后谁来送茶呢？只能有劳商女了。商女提了茶过来，也可以坐到田坎上，戴

一顶大草帽。她凝望麦田里挥舞镰刀的夫君。艳阳下的草帽，草帽下的俏脸……傍晚他们躺在麦草堆上，看暮色四起，嗅着土地和庄稼的气息。那种异样的情调，那份欣悦，渗入皮肤的欣悦，人人皆可唾手而得的，不知为什么，离许多人又如此遥远，连想都不肯想。人人但求舒适。可这舒适是什么意思？弄得太舒适，每日舒适，不适之感倒会处处涌来……

赵渔抽了几口烟，脑子里冒出许多东西，场景，道理，情绪，在正午的阳光下合而为一。鼻头微翘的女人从厕所出来，走过马路，进了小店，挨着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坐下。她的另一边是那个山东口音的男人。同桌的还有几个仁寿农民，正在倒酒，老白干。那山东男人的面前也摆了一份。店家未及上菜，赵渔也不慌过去，他想把烟抽完。他和售票员、司机等人坐一桌。

《安娜·卡列尼娜》有一个动人的场景：列文在自家农场和农民们一起割草。他割了一整天的草，累得一身臭汗。他在草堆上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一辆马车穿过雾气从他身旁驶过，他一眼看见了车上的吉提……

赵渔望着公路的一端，心想：商女这会儿在干吗呢？

对面的售票员大声喊：开饭啦。赵渔便入了座。炒菜、烧菜摆了一桌，米饭也爽口，用柴火蒸的。赵渔吃了三碗饭，又喝下了一碗米汤。他本想喝半杯酒，但这一桌无人喝酒。邻桌的几位酒客正举杯碰酒，老朋友似的。那老太婆居然也举起一个小杯子。穿翻领绒衣的女人埋头扒饭。

赵渔离座，又点上一支烟。一辆农用车开了过去，过小店时，放慢了车速。看来这店家人缘不错，往来的司机大约都是熟客，要么下车吃饭，要么放慢车速，不教他的客人吃灰尘。客人吃了灰尘，店家脸上无光。

赵渔抽着烟，走到太阳底下。那农用车远去了，公路又归于

安静。他吃了个十分饱，饭后抽烟，赛过神仙。太阳照在身上，有些热了。他穿着手工织就的线衣，有时冬天也穿这个。他有好几件手工线衣，均系杂色，只底色不同，针法、款式有区别。大都是商女织的，赵燕也织了一件。原是织给赵高穿，针脚起大了，织了半截才发现，和商女一商量，却与赵渔的身量吻合。赵渔眼下就穿着这件，底色偏暖，衬了几行冷色。身子是赵燕织就，袖子却是商女的工夫。开春试新衣，十分合体。两个女人一阵欢喜，那赵高就嘟了小嘴。赵燕赶紧说：我重新替你织一件，保证比你爸爸的这件更好看！

2001年的赵高，已满十岁。

赵渔走到树阴下，靠着一根桉树的树干。红色的长途客车停在路边上，给太阳晒个正着，估计车顶已晒得发烫。那几个酒客已端了饭碗在手。穿绒衣的女人坐到一边削苹果，仍给老太婆削了一个。山东口音的男人大着嗓门表示他也想吃，女人笑着摇头：苹果已没了。老太婆慷慨地让出半个，山东男人就很高心，一口咬去一半，连称苹果香。这边的赵渔笑了笑。此刻他饭吃饱了，汤喝足了，又含了香烟在嘴上，不至于再吞口水了。

赵渔先上车，坐回靠窗的位置。那女人也上来，目视赵渔，大概有两三秒钟，似乎想说一句什么，却又未能开口。女人坐下来，也是靠窗的位置。她留着短发，染了一点红色。双肩微削，裹在深蓝色的敞胸绒衣里，显出几分俏丽。

赵渔把视线挪开去。背后看人，不大好。

车上确实比先前热，乘客陆续上来，又增加了人体的温度。那抱怨道路的男人直嚷热，要司机开空调。司机说，跑起来就不热了。男人继续抱怨，诅咒天气：四月就热成这样，今年的夏天怎么得了？他抹了一把额头，果然满手的汗。偏有人在蹲厕所，一车人还得等他上来。善于抱怨的男人不停地看手表，说蹲厕

所的人蹲了六分钟了，蹲了九分钟了。他似乎存心要将众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厕所上去。没人回应他，一回应就更热了。

车窗外的光线有些刺眼，夏天在感觉上已经到了。田坎上的农民戴上了草帽。

赵渔瞧着草帽，继而瞧着前座女人的后脑勺，心思却在别处。此番去仁寿，他要到一个叫球溪的地方。他对球溪有一点印象，在成都，打着“球溪鲢鱼”招牌的饭馆不止一家。球溪鲢鱼享誉川西平原，也正如文宫枇杷。赵渔有个叫王冬的初中同学在那儿当教师，几乎年年邀请他，他一直没去。四月他有几天休假，便决定走一趟。一大早他开车到眉山，父亲却建议他改乘公共汽车，因为去仁寿县的路实在太烂。他一向爱惜单位配给他的这台新车，于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

原以为可以到球溪吃午饭，这么一换车，一绕道，几个小时就绕进去了。好在他并不急于赶路。长途客车慢慢行驶，摇摇晃晃的，倒像是一辆观光车。

汽车上路了，不快不慢的走。车内的空气一经流动，顿时凉爽许多。老太婆的白发在风中飞舞。毕竟是乡下老人，不怕风吹。留着短发的女人的后脑勺令人感到清爽。没人说话。半数以上的乘客开始睡觉。

赵渔也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仁寿县城。赵渔下车，买了一瓶矿泉水。去球溪镇的班车十分钟以后出发，车上没几个人。赵渔站在停车场上，看见那山东口音的男人正和穿翻领绒衣的女人握手作别，并且递上自己的名片。那老太婆不见了，大约在中途下了车。

赵渔就近转了转，思量着给王冬的小孩买点什么。当他提着几包东西上车时，却发现穿绒衣的女人也在车上。赵渔冲她点头。女人笑道：你也去球溪啊。她身边有空位，赵渔略一踌

蹉,没有坐过去。他仍坐她的后面,在靠窗的位置上。

赵渔请女人吃梨,女人接了,含笑谢过。

这辆车的车况不如先前那辆,车上满是汽油味。一经启动,车身抖得厉害。司机是个胖乎乎的仁寿小伙子,把车开得风快。出县城,上了另一条乡村公路,汽车抖得更欢。小伙子一路嚷嚷,不择对象,反正身后有听众。他骂交警,骂修路的,骂城管办,骂公安局,又从村长、乡长一直骂到市长。他对着乘客撒气,像个气球似的,却是越撒越来气。凡手中沾一点权的,没一个好东西。这小伙子也许忘了,他手中的方向盘就是一种权力,他可以在一条烂路上跑得风快,全然不顾乘客的感受。没人指责他,因为盘子在他手里,正如警棍在警察手里,图章在乡长手里。小伙子如此气大,是由于做了司机的缘故:长年累月开破车,前途无望。如果改行当警察或乡长,挥舞警棍、图章和钢笔,也许他的气就消了。

赵渔想到这个,暗自笑笑。权力这东西太微妙,趋向它和抵触它,无不在它的笼罩之下。这开车的小伙子大骂当权者,给人的印象倒是权力欲过于旺盛。权力既浅显又深奥,值得探寻的领域太多,太多太多。福柯把它变成了一门学问,一种“微观物理学”……

胖乎乎的司机骂了半天无人响应,渐渐蔫了,车速随之放慢。汽车接连拐了几个弯道,车上的人的脑袋就摇了几摇。窗外仍是阳光灿烂,泥土的颜色变成深黄,同绿阴形成反差,像是次第铺开的一幅幅油画。赵渔有点激动了,乡村景色自有迷人处。土地可能孕育贫穷,却永远散发着芬芳,一年四季吐露诗意。

十来个乘客个个懒洋洋,从装束看,他们多半是农民。生存的重压使他们木着一张脸。大地与诗意无关,太阳只是晒麦子

的太阳。丰收的喜悦已逐渐遗忘了，欢庆的场面止于舞台。赵渔心情激动，却有思考的大脑，于是转而叹息。前面的女人扭头瞧着窗外，她只是欣赏。

汽车停了，开车的小伙子要上厕所。不好意思，拉肚子，他回头笑道。他笑起来的样子可爱多了。

赵渔也下了车，车上汽油味太重。他走到一边去，眺望远处的村落。一条狗躺在路边晒太阳，看他一眼，又把眼睛闭上。两个农妇蹲在庄稼地里，她们没戴草帽。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担着水朝这边走来。

那女人也走到路边上，手中拿着赵渔给的梨子，削了皮的。两人相距十几步，说话是远了点。不说又显得不礼貌，于是彼此点头。点过了头，各自将视线挪开了。映入二人眼帘的，是麦田和农家。

到球溪已是下午四点，汽车停在小镇的街边上。从一家裁衣店走出一个穿套装的女人，手上举着写了赵渔二字的小牌子。下车的农民念着牌子上的名字，嘻嘻的笑。一个穿西装的、模样也显得年轻的农民说：我是赵渔。举牌子的女人迎上前来，他却忍不住笑。其他的农民哈哈大笑。坐了半天闷车，他们终于快活了一回。

举牌子的女人给弄了个大红脸，欲斥责几句，又不知从何说起。谁都可以叫赵渔的。穿绒衣的女人从她旁边走过，扭头看车上的赵渔。赵渔正在拿行李。女人上了一辆人力三轮，径自去了。赵渔下车时，只来得及瞥一眼她的后脑勺。

迎接赵渔的女人是王冬的老婆，名叫柴宝琴。这名字好记，不像王冬过于普通。当初在班上，王冬也不大说话，赵渔差不多过了一年才弄清他是谁。少言寡语的男人偏偏选择了教师职